

楔子

江南河畔，北邊的土地上駐紮著一處處營帳，大大的梁字軍旗飄揚在晴朗的天空中，身穿黑色衣甲的士兵們不停在營地巡邏著。

而另一邊的河岸上也有一隊軍士駐守，但是這裡的士兵身穿青色布甲，守護著上空的邵字軍旗，臨著戰船，在水面上警戒著。

兩軍對壘多時，已在這小城渡口僵持一個多月了，而現在正是兩方主將談和之際。身為梁朝的主將，當今的二皇子李煌，身形高大，劍眉星目，五官粗獷，身穿玄色鱗甲，腰佩彎刀，頗有北方騎射民族的豪邁姿態，在帳中坐著，等著敵將邵華前來和談。

可隨著時間流逝，卻還沒有任何通傳，他心中起疑，又吩咐了身旁親兵出去查看，想著是否一切佈置妥當，若是失了這次機會，以後要抓那邵華恐怕不容易。

此時帳外來報副將求見，李煌讓人進來，只見那副將跪了下來，唯唯諾諾說道：「啟稟將軍，邵華識破計謀，才剛入了大營，又立即領兵回頭了……屬下辦事不力，請將軍恕罪。」

李煌怒斥副將一頓，但轉念又想，南唐邵華真是不負智將之名，一下就識破自己的計劃，這招請君入甕果然是行不通的，微微一嘆，最後還是命副將領了責罰，便讓人出帳離去。

他轉身回去看桌上的行軍圖，心中煩悶地想著這場戰役不知還要拖上多久，自己真能擊敗這江淮一帶的名將嗎？

第一章

明亮的燭火照得滿室清晰，身穿紅色單衣的男子趴臥在綠色繡被上，痛苦地低叫著，額髮被汗水浸濕，彷彿受盡折磨，已是滿身潮紅。

他咬緊下唇，手指在自己的腰間徘徊，難受地想要去撫弄自己下身，但腦中一絲理智讓他不允許自己做出這樣淫靡的事情來。

但渾身猶如火燒，再也忍受不了的他扯開身上單衣，胸口的乳尖已經興奮地紅豔脹立，襯出他一身的水滑肌膚，薄汗沿著頸項滴下，漆黑的眸子漸漸失去焦點，濛上層層水霧，克制不住地磨蹭起身下的繡被來。

李煌和將士商討完接下來的行動，走進自己的寢室時，就瞧見這活色生香的一幕。他怎麼也想不透床上為何會有這人，再走近些，那紅衣男子就抱上他的腰，著急地磨蹭起來，被撩開的下襬裡是雙裸露的長腿，腿邊還有些水痕，看來下身早已挺立難耐。

李煌抬起他的臉，看這男子眉目生得俊雅，身材細瘦結實，他不是第一次在床上看到別的男人，身為皇子又是主帥，自然常有人送上美人給他解悶，但此人就算是別人送來的鸞寵，這年紀未免也太大了點。

「求你……抱我……」

男子望著他，低聲懇求，雙唇紅似朱果，水霧似的眼眸更添誘魅春色，不住扭動的細瘦腰身，宛若一株迎風搖曳的妖嬈紅蓮。

李煌推開他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誰送你來的？」

男子眨了眨眼，身子更往李煌身上靠去，雙手攀上李煌肩頭，喃喃說道：「抱我……好難受……」

李煌還想再推開他，沒想到那男子一用力，便將李煌拉上床榻，整個身子往他懷裡偎去，濕潤的唇往李煌嘴上親。

他的舌尖在嘴裡到處作亂，卻不懂得溫柔挑逗，李煌頗有興致地勾住男子的舌，與之糾結纏綿，輕輕的喘息聲在兩人之間響起。

李煌慢慢放開他，還打算再問，那男子卻解了自己的腰帶，在他眼前露出大半的潔白肌膚，紅色單衣凌亂地披掛在他身上，根本遮掩不住那一身媚惑風情。

李煌喉頭一緊，下腹竄起一陣熱流，心中才叫一聲糟糕，那男人就跨上他的腰間，用那挺立根物不住在他腹間摩擦，蹭得他立即有了反應。

該死！這到底是哪來的騷貨？

李煌抓住男子的腰，有些火大地吼道：「真夠淫蕩的！你到底是哪個倌館來的？」那男子恍惚地抬起頭，似乎想要回答又說不出來，下身火熱的渴望逼得他什麼也不能想，只想要有人能擁抱這快要發狂的身軀。

「求你幫幫我……下面好難過……」

身後的小穴像是蟻嚙般麻癢難受，男子受不了地立起身來，張開雙腿，將手指伸進去搔刮，這情景看得李煌心頭直跳，滿身的情慾都讓身上這人給撩了起來。

李煌一把拉開他的手，並吐了幾口唾沫在手上，扶著男子的腰，一寸寸地深入，那緊熱的內壁立刻絞上手指，他不由得猜想，若是進入，該嚥到怎樣的銷魂滋味。男子軟倒在李煌身上，閉著眼，一聲聲地淫叫起來，夾雜著似哭非哭的嗓音，在他耳邊呢喃，「好舒服……再深點……」

李煌抽出手指，那男人睜開眼睛，濕潤的眼眸滴下淚來，哀求似的看著他，說道：「好難受……幫我……幫幫我……」

李煌撫去他的淚，這男人雖然不像少年般可愛，但另有一種嫵媚姿態，面對這種媚物主動求歡，他還不上就不是男人了！

這樣一想，李煌便不再推拒，管這人是什麼身分，總也大不過自己這梁朝皇子，一挺身，整個沒入男子體內，小穴立刻吸吮起來，那種舒爽滋味讓他狠狠地吸了一口氣，猛力挺撞起來。

燭火慢慢燃盡，但一室歡情才正要剛開始，直至夜深。

窗外畫眉婉轉啼叫，李煌醒了過來，起身著衣，那男子也跟著睜開眼眸，一臉不解地看著他，緩聲問道：「這是何處？」

李煌冷笑，「大梁睿親王的床，你睡得可舒服？」

那人撫額苦思，似乎是不懂。

李煌又再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怎能擅入本王住處？」

他眉頭皺得更深，緊抿著唇，拍著自己腦袋，低呼，「頭好疼，什麼也想不起來……」

李煌捉起他的下頷，直直盯視著他，只見他眼神盈滿困惑，想來真沒有說謊。

李煌雖然訝異，卻也知道現下什麼都問不出來，不如再打探看看，或許是有人送進來的。

門外傳來奴僕的叫喚，說著時辰不早，李煌讓人進來服侍更衣，又吩咐了幾句，就往軍營而去。

待他看過了兵士操練，與眾將官入了軍帳議事，聽過探子回報之後，便問道：「江邊仍是南唐邵家軍駐守嗎？」

「正是，前些日子雖是設下陷阱，要生擒那主將邵華，卻還是讓他逃了出去。」李煌嘆了一口氣，邵華確實難纏，不愧他南唐智將之名，這水上門戶守得嚴實，上次交戰他用了突擊之計，折損大梁兵士萬人，再加上梁軍水土不服，不得已退回江北，這次自己以勸和之由，想誘敵入營，卻還是被邵華脫逃。

他又與眾兵將討論幾番，並處理日常軍務，正打算要走，一旁的副將卻祕密求見，奉上藥瓶，暗示了幾句，李煌這才明白那床上之人從何而來，心情愉快地回了住所。

夕陽西下，江邊小城也升起陣陣炊煙，李煌推開房門，金色餘暉灑了滿地，那人睜起眼睛看著他，桌上已經擺好了飯菜。

「怎麼不吃？」李煌問道。

男子說道：「等你一起吃。」

李煌坐了下來，拿起碗筷，一邊吃一邊問著，「過了一天，你還想不起自己的姓名嗎？」

男子放下手中筷子，搖頭說道：「真是想不起來。」

李煌暴喝一聲，佯裝發怒，吼道：「你跟本王裝傻？」

他卻咬著筷子，嘆了一口氣，「我也不想啊……」

看他那偏頭咬筷的模樣，李煌沒有想到可愛這個字眼也可以用在男人的身上，心頭不禁多跳了一下。

李煌想起他昨日的媚態，再加上那副將的暗示，認為這人應該是屬下送進來討好自己的嬖寵，隨口說著，「那本王就幫你起個名，蓮，好好記住。」

那男子應了，可又想起些什麼，說道：「若我想起來，就要離開這。」

李煌冷哼一聲，心想你能有什麼來頭？頂多是個小倌罷了！住這久了，吃好穿好地伺候著，搞不好還不願意回去，乖乖在本王身下承歡過活呢，便隨口應下他的要求。

兩人吃過飯，沐浴過後，李煌便要蓮上榻侍寢，沒想到那人卻一臉正經地說：「男子之間，怎能行此不堪苟且之事？」

李煌笑了起來，貼近他的身軀，在他耳旁說道：「昨天可是你求我抱你的……抱著我不放，蹭得我都硬了。」

蓮的臉頰瞬間燒紅，他並非全然不知昨夜之事，那些歡愛的痕跡還留在身上，但卻不是自己願意的。

他緊緊抓住床單，強壓心中的羞恥感，斷斷續續說著，「昨日我渾身猶如火燒，只求一個痛快，做什麼事都不記得了……」

李煌有點不悅，心想那副將是怎麼調教人的，只會用藥這種下三濫的手段。他親

吻起蓮的耳垂，誘哄著，「別怕，會比昨天還舒服的。」

蓮輕巧地躲開親吻，離了床榻，再也不肯靠近，李煌有點怔住，怎麼也沒想到他會擺出一副貞烈模樣，看來要哄騙並不容易了。

「我願為奴為僕，但是這種事，真的不能再做。」

李煌板起臉孔，拿出藥瓶，冷冷說道：「上來，要不有你苦頭吃！」

看到藥瓶，蓮回憶起昨天那宛若烈火焚身的煎熬難受，不情不願地走回床榻，任他把自己拉上床去。

李煌看他全身僵硬地像條死魚，哪有半分昨日的柔媚風情，不禁嘆了口氣，算了，反正人是自己的，可以慢慢教，用不著這樣強逼。

再說，親手調教也頗有一番情趣，看他如何將這等錚錚鐵骨化為繞指柔。

他撫摸著蓮那僵硬的頸肩，一想到以後這身骨會柔軟地任自己擁抱，甚至是主動求歡相擁，心中就無比期待。

像是親手燉上一鍋好肉，慢慢等、慢慢熬，接著一口一口細細地品嚐最細緻的美味。

他低頭親吻著蓮，用舌頭輕輕刷過那緊閉的唇瓣，在唇縫中來回摩挲，企圖撬開一點縫隙，手指隔著衣襟，揉捏起蓮的乳尖。

胸口傳來一陣酥麻，又夾帶了一股刺痛，蓮不禁低叫一聲，李煌的舌頭趁機而入，掠奪起他嘴裡的每一寸，又勾引他交纏著自己的舌，強迫與之嬉戲，手上也不停歇，時而溫柔，時而粗魯地掐弄著。

親吻了一時半刻，蓮覺得都要斷氣了，下腹卻緩緩竄起一股熱流，李煌才放開他，笑著道：「記得要呼吸。」

蓮覺得無比羞愧，心中又認為這事骯髒噁心，用手背猛擦著自己的唇，轉身背對著李煌，不願再看他一眼。

李煌從身後抱住了他的腰身，心想不能逼得太過，心急吃不了熱豆腐，遂把頭靠在他的肩上，溫柔說道：「今天這樣就好，睡覺吧！」

蓮不敢多加掙扎，只能就著這親暱姿態，緩緩睡去。

隔日，桌上擺著熱騰騰的飯菜，誘人的食物香氣竄入鼻尖，蓮拿起了筷子，卻又放了下來，一個人吃飯的感覺，著實不習慣。

腦海裡有點模糊影像，似乎每逢吃飯之時總是熱鬧，不論是粗茶淡飯，還是珍饈美食，都伴隨著不少說話聲，有時還吵得耳邊受不了，總歸不是如今的孤身一人。他真的不記得了，想不起自己是從何而來，這四周的景象對他而言無比陌生，就連那個與自己同床共枕的人，也是不認得的。

大梁睿親王這幾個字讓他有些印象，卻又無法想得清楚，只能就著這條模模糊糊的線索追憶。

雖然在男人身下承歡讓他覺得羞恥萬分，可除了那人的名號，他對任何事物皆無印象，就算是厭惡到想要逃避閃躲，卻也不曉得自己能逃到哪去。

嘆了口氣，他再度舉箸吃飯。

不久，李煌進門，沒多說，直接坐下用飯。

這種同桌而食的感覺還不錯。李煌這樣想著，他身為皇子，皇家規矩自不是一般，總是等奴僕上完飯菜，自己默默吃著，哪能像現在這般自在隨意，偶爾與這人搭上兩句，閒談小事。

兩人的筷子偶然地碰在一塊，蓮半點也不退讓，逕自下手，還瞪了他一眼，一副他先夾到的模樣。

李煌嘴角浮現一點笑意，這人倒有趣，半點都不怕他。

用過了晚膳，李煌叫人準備沐浴，自己洗過了，便叫蓮也去洗浴一番。

蓮看李煌入了內室，才放下心來，洗著身體，手指撫過寸寸肌膚，總會想起他是如何撫摸自己，心裡泛起一陣疙瘩，發狠地擦洗起來，弄得全身又紅又痛。

李煌在床榻上等得不耐煩，走出內室來探看，就見蓮一臉猙獰地擦著自己的身子，他抓住蓮的手，冷然說道：「你是要糟蹋自己，還是勾引我上床？」

蓮低頭不語，任李煌將自己拉了出去，披上單衣，抱上床榻，索性閉上眼，任人擺弄。

李煌擦乾他的身子，取出膏藥，細細勻開來，手掌下的肌膚有些發燙，他記得，蓮這身皮肉原本是柔滑如凝脂的。

他其實有些懷疑，這人到底出身何處？

大梁男子多半魁梧壯碩，就算是那些倌館相公，身材也是高有肉，蓮雖是成年男子，身形卻十分纖細，比自己要矮上幾寸，渾身肌肉勻稱，帶上一種柔韌姿態，倒有些像是南唐人氏。

他想起見過的南唐使節，皆是翩翩而立，帶點弱不禁風的體態，膚色白皙，秀眉細目，不似大梁子民的深刻輪廓。

再說，他怎麼也想不透蓮對情事的迂腐厭惡。

他問道：「你真覺得噁心骯髒？」

「男子之間怎能雲雨交歡？這有違天理倫常。」蓮蹙眉回答。

「我大梁不禁男風，男子之間亦有夫妻之事，甚至是明媒正娶，結為連理亦不在少數，你這想法從何而來？」

蓮睜開眼睛，望了他一眼，怎麼也不相信。

李煌印上一吻，又挑弄起身下的這具軀體，手掌撫過肌膚，在某些敏感處多加留連，或輕或重地刺激了起來。

蓮緊咬著唇，忍耐這些調情手段，他把自己的皮膚弄得又紅又痛，就是不想自身情慾再被這般挑起，可剛剛李煌為他擦藥，那般溫柔細心，反倒突破他的心防，鬆懈了心神。

涼涼的藥膏輕輕抹在肌膚上，滑而不膩，帶點淡淡清香，又無半點痛感，只有些許的搔癢感，透出溫存愛撫的意味來。

喉頭發緊，蓮嚥下一口口水，身子已有些發汗，李煌的手就像在自己身上慢慢點火，一寸一寸的，讓體內的熱流蠶食掉理智。

他抓緊了身下的被褥，極力抗衡這緩緩而生的情慾，李煌的雙手來到腰下，撫弄起男人最敏感的根處，逼得他低吟出聲。

李煌總是對他慢揉輕搓，讓他陷入煎熬，若有似無的碰觸折磨著他的意志，要他屈從投降。

李煌見他下身已慢慢立了起來，手指就往身後一探，蓮全身如受雷擊，身子立刻僵硬起來，後庭緊鎖，再也不肯讓指尖前進半寸。

「不要……」他抓住了李煌的手，驚恐說道。

李煌見他這副模樣，也只好嘆氣收手，覺得若不先開導開導蓮那個木頭腦袋，就算他情動難耐也不會讓自己越過雷池一步，自己若要硬來，只會弄得兩人都不舒爽，若是用藥，把一個好好的人弄成個癱軟的肉玩具，也沒多大的意思。

他想要的，是心甘情願為自己綻放淫靡風情的妖嬈紅蓮。

李煌壓上蓮的身子，緊貼著下腹磨蹭律動，用手在兩人根器的前端捋弄，低啞說道：「明日我帶你出去走走，讓你瞧瞧什麼叫世道倫常……」

蓮忍不住喘息起來，微微地張開雙腿，宣洩滿身的快意。

直到兩人都氣息平穩，李煌才從他身上起來，拿了巾帕擦過彼此下身，蓮看著他的動作，臉上又是羞慚一片，心中五味雜陳。

李煌重上床榻，把赤身裸體的蓮摟進懷裡，心裡嘀咕，也不知是誰伺候誰，這人欠下的債，以後一定要一條條叫他還回來。

第二章

小城的街道上鋪了整齊的青石板，走到市集，可以聽到此起彼落的吆喝聲，一攤攤青翠的蔬果，上面還帶有露珠，看來是剛採摘下來的。

兩個大男人，一個整理著菜籃，一個忙著跟客人講價，好不容易賣出了，沉默的那人就遞給另一人水壺，眼裡都是關懷的意味。

蓮隨著李煌上街，看到的就是這一幅景象，有些男子之間，親密關懷不下夫妻之狀，更有些人在暗巷小路中，說著絮絮情話。

李煌更拉著他走向城中廟宇，男男女女，老少皆有，各人皆是虔誠敬拜，但在這些身影當中，偶爾也能見到兩個男子並肩同拜的景象。

這著實讓蓮覺得不可思議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只有男女能相伴成親，哪時見過男子牽手共度一生的？

除了這點之外，他也訝異於這小城的熱鬧蓬勃，河岸青柳垂條，戶戶安居樂業，一片富庶祥和的模樣。

他腦海中模糊呈現出的情景似乎不是這樣，江水時常氾濫，淹沒農作物，諸多乞丐在街上徘徊，還會見到官兵追討著農家要糧……

思及此，他心裡莫名哀傷，有著不少感慨。

李煌帶他走到江邊茶館，欣賞江上景致，碧水晴空，茶香四溢，令人生出脫塵的感受。

他眺望遠方，卻見兩岸江邊都各有黑色烏帳，好奇地問了。

李煌喝了口茶，絮絮說道：「這邊是我大梁的士兵，另一邊是南唐的邵家軍，這

豐縣原本也不是如此熱鬧，只是駐軍久了，多少要進城採補些物資，南北貨物交流，這才熱鬧了起來。」

蓮嗯了一聲，更靠近江邊觀看，目光都落在對岸的邵家軍營上，他總覺得這名字好生熟悉，自己跟那對岸的軍士，似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他努力想要回想過去，記憶卻如斷了線的風箏，驀然飄逝遠去，最終他嘆了口氣，放棄思索這點點蛛絲般的回憶，拿起茶杯，一飲而盡。

李煌見他抿唇皺眉，便說了要走，帶著人又往下一個地方去。

敏親王李忻這幾日到了豐縣，才剛落腳，沒想到自家皇兄就帶了人過來探望。

前來應門的人溫和有禮，態度謙恭，蓮暗自猜想，應是宅裡的管家能手，卻沒想到李煌叫了聲敏王妃，口中說著多謝照應的話來。

李忻叫人去煮水沏茶，滿是懷疑地望著坐在兄長身旁的蓮，李煌似是知悉其意，小指微翹，輕搖一下。

李忻挑眉一笑，當下了然，說道：「長得不錯，皇兄好眼光。」

「沒你那般本事，拘了個能手在身旁，這裡裡外外都幫你打點好了。」李煌端起茶杯，輕啜一口。

蓮不懂他們兩人正說些什麼，卻被李忻的眼光看得頗不自在，臉上不由自主地泛起微紅。

李忻見他臉紅，笑得更歡，還想多作弄一下，就聽李煌問著，「那南唐可有消息？」

李忻收起玩笑姿態，正經說道：「倒是沒啥動靜。」

李煌皺眉，「沒有動靜才是奇怪，照理說那邵華受騙，必然會整軍報復，怎麼可能沒有半點舉動？」

「皇兄說得是，再者南唐內政不穩，軍糧也是時斷時停，那人不可能再耗下去，應該是要建點軍功，向朝裡那些權臣要糧才對。」

「你再派點手下去探探，這事非比尋常。」

邵華？蓮一聽到這個名字，身體自然有了反應，那是種深埋骨血的記憶，自己一定跟這個人有很大的關係，但記憶越強烈，頭就痛得越厲害，最終無法再想下去。不知不覺地，天色也暗了下來，李忻留了兄長用膳，一張桌上就見李煌、李忻兩兄弟，與敏王妃、蓮這四人。

飯桌上，敏王妃頻頻為李忻夾菜，除了盡忠職守之外，更有許多殷勤討好，這一頓飯竟吃得有些甜蜜曖昧。

吃過了飯，李忻又安排他們在客房住下，讓奴僕備上沐浴桶子，李煌先洗了起來。他脫衣踏入浴桶，又喚了蓮過來，為他沐浴淨身，蓮拿著皂角搓洗那寬闊肩膀時，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大概是今日一天所見，讓他意識到男子之間確有夫妻之事，而他們兩人更是有過歡愛之實。

「你無須訝異，敏王妃是我父皇親口賜婚於皇弟之人。」李煌泡在水裡，瞥了蓮一眼，慵懶說道：「因此開了我大梁男婚之風，互娶互嫁，結為齊君。父皇那日所說，被天下奉為圭臬，鍾情所愛，何分男女，心意相通之人，何須背上違天逆

地之罪呢？」

李煌看著蓮，那灼熱的目光似乎要燒穿蓮的心魂，讓他不知所措地躲開。

李煌走出浴桶，讓蓮為他擦乾著衣，手指撫過那壯碩胸膛，蓮總會想起那些被擁抱的夜晚，想起那溫暖堅實，不容他抗拒逃跑的懷抱。

李煌抬起蓮一直低著的頭，手指輕觸唇瓣，低聲說道：「洗乾淨點……」

他帶著笑意上榻，將浴桶留給了蓮。

一意會那句話，蓮的臉頰燒紅了起來，等入了水裡，才發現自己渾身羞紅，今晚，自己真的逃不過嗎？

蓮沐浴完畢，李煌讓人準備的衣物只有中衣一件，輕薄的很，又想起那人話中之意，更覺羞赧，雙手圍得自己嚴嚴實實。

李煌見他那副彆扭姿態，便拉他過來，為他又加上罩衫，才開口，「帶你看場好戲。」

說完，拉著他出了房門，到李忻所住的院落去，半伏在窗台邊，偷偷開了一點縫。蓮滿臉不解地望著李煌，心想哪有兄長來窺看自家兄弟的？

李煌低聲向他說道：「看看他們在做些什麼？」

蓮只好轉頭繼續看著，只見李忻身著單衣坐在床上，似乎是剛沐浴完，敏王妃打了一盆水，跪在腳榻上，為他仔細洗過，擦拭起腳趾頭。

李忻用腳尖輕踢敏王妃，道：「舔乾淨些……」

敏王妃輕聲應了，伸出舌頭，從拇指開始舔起，順著弓起的腳背一路向上，雙手捧著李忻的小腿舔吻，表情像是品嚐著美食一般。

他越舔越往上，整顆頭埋入了李忻的下襠中，李忻輕嚶一聲，自己扯開腰帶，腰間春光一覽無遺，敏王妃正輕咬著他的大腿內側，還留下點點紅痕，看得蓮兩頰發熱，恨不得轉頭不看，拔腿就跑。

「不准轉頭，不聽話有你受的。」李煌見他一副想逃的模樣，便出聲恫嚇，把他的腰身緊緊固定在懷裡。

蓮無奈地繼續看下去，敏王妃含住了李忻的下身，用嘴巴上下套弄了起來，李忻則是雙手撐床，大開雙腿任人動作，喉中發出呻吟。

過了一會，李忻發出長長低吟，似乎是射了出來，敏王妃的嘴邊多了些許白濁，他伸出舌頭，舔了舔嘴邊，站起身來，往李忻的嘴上親去。

兩人親吻半刻才分了開來，李忻挑眉說道：「好濃的味兒，你多久沒伺候我了？」

「最近事忙，是怠慢了些。」

敏王妃說完上榻，靠坐在床頭，李忻褪下衣衫，渾身赤裸地跪坐在他腰上，敏王妃親吻起李忻的頸項，沿著肩窩而下，舔拭起他的乳尖，一手伸往他的下身，再次揉弄起來。

這、這根本是男子間的活春宮！

蓮看得全身羞紅，下身居然有了反應，李煌的手趁機伸進他的衣襟，揉捏起來，跨間緊靠著他，肌膚的熱度透過衣衫傳了過來。

屋內，李忻張口輕喘，自己從床櫃拿了油膏出來，用指尖沾了沾，深吸口氣，將

手指推進身後的小穴裡，咬唇半吐柔柔低吟。

蓮吞下一口口水，渾身莫名燥熱，他想控制自己的身體，卻被眼前的春色撩撥得無法自制，再加上李煌那隻作亂的手，點點火熱從胸口蔓延開來，另一手又撩起中衣下襯，往下身撫摸。

李忻的手指在後庭中緩緩開拓，來回幾次深淺律動，身體泛起一層嫣紅，他抽出手指，低頭去拉自家王妃的褲子，深黑的褲頭被拉下，露出古銅色的肌膚，他伸手摸摸那腿間事物，懊惱地道：「怎麼還不夠硬呢？」

敏王妃笑道：「你下頭含上一會，便硬了。」

李忻瞪他一眼，又拿著油膏，抹上那硬物，然後低下腰身，將那東西推擠進自己體內，腰身上下擺動，逐漸可見粗紅性器在股間來回，敏王妃發出低吼，緊扣住李忻腰身，臉上已有一層薄汗。

而李忻一臉陶醉，整身的白嫩往那人身上磨蹭，兩色肌膚交纏，說不出的淫靡情色，他嘴裡更是不停啊啊亂叫，尾音像要勾人似的高起，叫旁人聽了不禁心神動搖。

蓮雙手緊抓著窗台，極力抵抗李煌所帶來的刺激，但李忻的浪叫聲卻穿過耳膜，讓他的理智潰散失守，臣服於被撫弄的快感。

「乖，放輕鬆點。」李煌在他耳邊誘哄著，放過他的乳尖，從懷裡掏出油膏盒，沾了沾，在他接近失神之際，順勢往他身後探了進去。

蓮發出一聲低吟，馬上被李煌摑住嘴巴，啞聲說道：「小聲點，會被聽到的。」

蓮恨恨地咬上李煌的手掌，猛一用力，鮮血滲出，留下個牙印子。

李煌收手，哼聲，「還有幾分烈性子……」

蓮回頭瞪他，那根手指立即在他體內作怪，指甲輕輕刮過肉壁，他就難受地渾身顫抖，粗大的指節寸寸進逼，體內的緊窒感越甚，手指來來回回，在種種不適中升起一種陌生的酥麻感，沿著背後直上腦門，身子驀地軟了下來。

他咬牙苦撐，怎麼也不肯屈服於這陌生的快感中，忽然又有另一根手指進來，那種酥麻感更是加倍強烈。

過了一會，第三根手指探進，內部被撐得滿滿的，緩緩律動，碰觸到一點凸起，他彷彿身受雷擊，灼燒熱意在腹中竄起，逼得他輕嚶一聲，聲音軟糯地讓自己不敢相信。

李煌湊上他的唇親吻，他的腦子便糊了似的不能思考，軟軟的任人擺佈。

下半身無意識地隨著李煌的動作迎合，蓮迷迷糊糊環上李煌的肩，依偎到他懷裡，一種飄浮感籠罩全身，滿心只想要這快感來得更多。

「不能讓你在這洩了出來……乖，咱們回房去。」李煌抓住他的秀苗，緊箍著根部說道。

蓮的眼睛含上了水霧，難過地像要哭了出來，頻頻搖頭，李煌親親他，將他打橫抱起，往寢室而去。

此時房裡的浪語漸歇，李忻趴在自家王妃的身上，慵懶說道：「二皇兄這回可欠了我啊。」

敏王妃親親他的額頭，說道：「真是的，有人看你怎麼特別興奮？」

李忻挑眉看他一眼，伸手往他胯下一抓，笑著，「你不也是？今天特別硬呢！」

「那是我平常伺候不夠力囉？既然如此，今晚便叫你好好嚐嚐……」

敏王妃說完，脫去上身衣物，狠狠壓住李忻，兩人互相親吻撫摸，又是一場熱戰。

李煌一進屋中就將蓮抱上床榻，為彼此除去衣物，分開雙腿，直直地挺了進去。蓮驚叫一聲，抓緊了他的肩頭，下身的火熱比起剛才的手指更為猛烈，李煌前後抽動，那份滋味竟像拉扯著五臟六腑，又痛又麻。

他難受地想要逃跑，卻讓李煌扣住了腰身，半分動彈不得，只能抱緊了李煌的背，憤怒地留下道道爪痕，過不了多久，那股痛麻轉變成莫名渴望，似乎是想要更多，雙腿勾上李煌腰間，喉中發出嗚嗚聲響。

李煌衝撞得更為用力，從身下傳來的陣陣快感散佈在四肢百骸裡，彷彿要將人滅頂，蓮發出啊的一聲，前端洩了出來，渾身失卻力氣。

李煌將他抱起，讓他坐在自己腰上，向上頂弄，不一會，那剛洩過的地方又立了起來，蓮滿眼羞恥地望著胯下，怎麼也不明白自己為何如此淫亂。

李煌湊前去親親他，又揉捏起他胸前兩點，低聲問：「這樣可有舒服？」

蓮口中低哼，李煌更壞心地搖動他的腰身，那體內的根物就隨之搖擺，胡亂地在內裡闖著，帶來處處不同感受，酥中帶麻，麻中帶酸，就連些許鈍痛都化為無上快意。

「蓮，你這樣……真美。」李煌興奮地說著，一邊擺弄著他的腰，一邊在染上情慾的嫣紅身子上啃咬，留下處處青紫痕跡，他夢想多日的妖嬈紅蓮，終於在懷中綻放。

蓮呻吟起來，身體自然地追逐著慾樂，腰身款款擺動，上下套弄，恨不得把那根物給吞了進去，一下下都磨上最敏感的那點，磨上半刻，終於舒爽地又洩了一次。李煌見他又洩了，便抽身而出，讓他趴著，拿了枕頭將雪白的臀部墊得高高，雙腿一分，腿中秀苗及嫩紅小穴都清楚可見。

蓮的下身早讓精水沾濕，有些白濁還沿著大腿滴下，看來分外情色，李煌吞了口口水，用手指撥弄後穴，竟是自然而然地吸吮起指尖，心中大樂，這人是天生尤物，再多調教幾次，往後必定加倍快活。

他伏上蓮的背後，輕聲笑道：「蓮這小嘴好貪，都餵了兩次，怎還吸得這麼緊？」蓮羞得無地自容，只能把頭埋進床裡。

李煌直插到底，碰到最內裡的腸壁，些許悶疼，讓蓮夾得更緊，他深吸口氣，用力抽動，裡面更是緊窒濕熱。

次次進出都是用力撞擊著身軀，蓮覺得似乎連心魂都要被撞碎成灰，波波情潮洶湧猛烈，他只能在這浪潮裡載浮載沉，無力自主。

最後，李煌猛力一頂，終是射在蓮的體內，敏感的肉壁讓那暖熱陽精一燙，竟讓蓮又洩了一次，李煌側臥躺下，痿軟的陽具也不抽出來，貪著蓮體內的緊熱舒爽，用背後摟抱的姿勢，沉沉睡去。

這一夜，蓮嚥盡男子情事的銷魂滋味，這熾熱情慾鏤刻在骨血裡，再也無法磨滅。

Crescent